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  
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疏

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會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

包氏慎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

爲八月之十四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若六月有閏則辛丑

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

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卽加陵占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

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

鄉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淮南人間訓

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

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

梁傳柯陵之盟

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

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

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

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左傳曰

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傳曰

年郊婁人執鄒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

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交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

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

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氣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

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

陰生于午故於交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

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  
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  
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則郊  
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高味也然則郊

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

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

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

不郊則不日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

○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

起訖亦作博毛本誤作博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浦

故木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

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

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

以正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  
不從即止以下天子與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  
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  
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易乾鑿度云  
夏正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注言正至之月也此言迎長  
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之月也此言迎長  
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也○注言正至之月也此言迎長  
因魯以制法令自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也○注言正至  
牲云周之始郊曰以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也○注言正至  
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而日至魯禮也  
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  
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云郊之祭  
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  
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所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  
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  
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白據周郊此云郊  
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  
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按天子

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  
 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  
 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為春秋制也則止是  
 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觸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于可以有事於上  
 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据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  
 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  
 之說以魯冬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  
 蠶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  
 一郊不與天子郊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  
 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  
 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之日以至及宣三年正  
 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之日以至及宣三年正  
 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之日以至及宣三年正  
 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  
 及公羊穀梁魯唯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  
 矣魯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月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  
 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一月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  
 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蠶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  
 子之禮据郊祭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  
 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日  
 用冬至之日据禮記郊祭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

之月按冬至日係圖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  
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圖丘是一又引韓  
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  
於禮圖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衮  
冕善大裘象天臨燔柴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白不  
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  
感生帝配以後稷圖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圖  
丘之祭也彼衮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圖  
圖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圖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  
名爲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  
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闕監毛本同鄂  
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  
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  
起之以其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於所最尊  
也以最尊天之所故易時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  
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必以正月  
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  
郊祭以高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  
禮莫重於郊常以正月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  
亦以天子唯郊常於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  
在周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  
例○正以經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爲正也○注不

郊則不日○卽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癸酉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故不日也

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

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

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

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

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類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

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

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

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

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

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辛而謂之郊也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衰元年穀梁傳曰郊三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棟曰古配字讀  
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  
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祀者然後祭也鄭又云配謂  
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祀者於河也鄭又云配謂  
誤也呼池滙夷并州川正義有首句彼鄭注云惡當爲呼  
林天作上帝洋作類魯人在首句彼鄭注云惡當爲呼  
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  
字是也郊者爲將郊室有神也注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  
以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鐘云名衍字從通解校按何  
也莊四年傳曰不書用者於此一畿已足見其餘從同○注  
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畿已足見其餘從同○注  
二吉故五月也○此下三郊傳曰不書用者於此一畿已足見  
也○解詁蓮轉也○已下三郊傳曰不書用者於此一畿已足見  
定十月辛酉而吉遂用亥郊傳曰不書用者於此一畿已足見  
九月辛酉而吉遂用亥郊傳曰不書用者於此一畿已足見  
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  
必正月上也○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  
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  
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而後郊矣○此年書九月  
以二月辛卯○說用而後郊謂卜而後郊矣○此年書九月  
卜正月辛卯○說用而後郊謂卜而後郊矣○此年書九月

爲配林一作裴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也  
鄭又云上帝周所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  
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廟宮告后稷也字或爲郊宮  
以配天先仁也鄭注引詩所謂廟也則正文必不作郊宮而  
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廟也則正文必不作郊宮而  
作郊宮卽魯頌之廟宮故曰郊宮或爲廟宮蓋郊宮卽廟也  
言郊宮卽魯頌之廟宮故曰郊宮或爲廟宮蓋郊宮卽廟也  
正釋郊宮二字或爲郊宮故曰郊宮或爲廟宮蓋郊宮卽廟也  
宮故本亦有作頌宮者後人多聞頌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  
云郊爲頌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頌宮一語遂以頌宮釋  
頌宮重復而不通矣釋文正義所謂頌宮一語遂以頌宮釋  
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  
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  
頌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頌宮  
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廟今將祭天而於頌宮  
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質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  
小學在郊頌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免牲猶三望傳云獨食  
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識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通可以已也讒不郊而望其望明郊則不識此九月郊據或云  
也彼以不郊而望其望明郊則不識此九月郊據或云  
失禮尤者故大小羊義疏五十五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五

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  
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牲于后稷則知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  
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展牲者。元謂展牲也。具牲若  
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牲告展牲也。元謂展牲也。具牲若  
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續  
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  
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魏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  
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  
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曰。臣謹按周禮牧人職止有  
審告廟以否。臣聞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注  
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朕先於郊。配  
意欲廢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  
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何注告牲  
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牲。非郊天而告牲。于后稷之廟也。徐疏  
以為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牲於后稷。此臆說也。傳曰  
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魯以周公  
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  
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祭天則以祖配。郊前一曰告牲於  
主。不止此。則知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曰告牲於祖。尊  
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亦不聞告牲於祖。又告廟十  
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據此卜郊于祖廟。亦不聞告牲於  
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廟。亦不聞告牲於  
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據此卜郊于祖廟。亦不聞告牲於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  
日午後以賁之近於繫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  
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  
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然後郊之  
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以九月郊九悖禮故言  
用後大盡議蓋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  
小祭此已郊矣無爲議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牲不與  
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舊疏殊  
未了了且告牲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密來乞師

疏差繆略云營公羊作嬰唐石  
經公羊泐今注疏本作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疏至月者

○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  
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疏杜云貍軫地闕波疏引杜又稱魯  
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軫魯地

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未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  
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狸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狸辰字左傳作狸  
脹穀梁作狸蜃脹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  
也水經注范解  
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注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

十月疏注據下至十月○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

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爲十月十一日矣即從丁卯

數之戊辰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麻

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然據傳日十一月諸侯還

自鄭壬申至于狸脹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

不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慎言云

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殺梁亦云十月無

壬申又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

又雜記云大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  
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精而行至於家而說精  
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士轉車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

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据昭

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据昭至孫舍○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

也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為公請除出奔之罪也

疏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為公請之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舊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

與季文子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之請同時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疏父代執晉憾未

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復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止一執故以嬰齊之請為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

執經何為退書招丘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

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而未執別無為請者宜由於嬰齊

于狸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狸軫魯地疏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

壬申壬申乃十月也○注狸軫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

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爲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昭公孫齊何爲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節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尙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公至注十

一月至是也疏

注十一月至是也○即上十有一月公至自

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即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爲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即受命矣然

後卒之注

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

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

姜爰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欲韓以今思推之

加時在書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  
同五行志下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  
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弑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鄆  
齊滅萊鄭伯弑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滅氏壽恭云合辰  
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翼爲楚之分星故  
曰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九月朔則上壬申劉歆以爲七月  
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百九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  
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千二百  
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  
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  
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  
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  
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  
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日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  
蓋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  
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麻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  
十五日者

亦未允

邾婁子貍且卒

疏上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  
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鄆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

疏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  
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

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郤故蓋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

疏

注舒庸至圍巢○左傳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應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問也且舒庸富亦羣舒之一當近令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注

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

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

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為有國者戒也疏

左傳疏引應

謙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

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  
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駁篇亦以蒲為誤二傳  
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曰者至申日○包氏  
慎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  
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傳曰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  
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  
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  
弑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眾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  
具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  
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已未庚  
申為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殺  
殺四大夫臣下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殺是也○注  
厲公至戒也○厲公殺四大夫者即去年殺三郤今年殺  
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變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  
氏後變書中行假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  
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惡甚矣疏於此  
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  
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眾民之威軍  
師橫出陵轍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  
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

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  
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  
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強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  
即國中也即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  
公生弑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  
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掩威行四方而無  
所絀遂台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  
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  
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  
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樂書一救鄭一侵蔡  
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  
見矣通義云賈樂書弑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眾弑  
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其

專封疏

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為大彭氏國

此為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水  
經注汲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卽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  
秋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  
於邳地勤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  
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  
○校勘記出楚為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  
有宋字舊疏云如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  
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馬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鉞吾曰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  
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為  
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為入惡  
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  
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  
○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

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卽言宋魚石復人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

范云築墻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卽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

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

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

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耶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

數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  
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  
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  
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云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  
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  
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按穀梁傳疏  
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說與何同而今  
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圍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  
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浦氏鐘公羊注  
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圍者天  
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有  
圍三十里故約之為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林案袁范漢  
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  
三卽五字之謬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穿人之囿  
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闕人疏  
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  
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  
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為離宮毛詩傳白虎  
通所指為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

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固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置無論三十里四里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圍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已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已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

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段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廬

訂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

略

杜云虛村地開或云卽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兗州泗水縣得卞縣之地卽春秋之虛村也一統志云今泗水

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請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

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三終

昭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元年  
諱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

公子母定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即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疏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

注 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

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

疏 注 據晉至問之。卽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  
 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  
 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為者君側之惡人  
 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  
 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  
 釋兵晉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  
 國人攻蕩氏此又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  
 文故据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  
 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  
 以正其國其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  
 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  
 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為善不得與之  
 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  
 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醇故春秋責之也左  
 傳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  
 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  
 叛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為宋誅奈何魚  
 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  
 石出奔楚十八  
 年楚子薊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  
 云楚子辛薊皇辰侵城郟取陶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注說在成十

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疆臣之助疏注

在至八年○卽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

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

城則外託強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

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

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慎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

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

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

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

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

大夫合圍爲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

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爲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

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開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

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國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

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疆臣之助云闕監毛本同

誤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

以訂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

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

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皇青陞解賣扁公羊義疏五十六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据莒人伐杞取

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据莒至繫杞○取

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閻監毛本同鄂

本后作後當据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

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不與諸侯專封也

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

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取直言彭城

嫌與通蓋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

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起實封也舊疏云

信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

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滅故

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

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

雖同其不與之理實異是以齊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

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

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

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

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例

正興僞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  
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  
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  
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奪繫於宋使若宋邑之  
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  
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  
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撥不  
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  
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  
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  
所不錄者正以定入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  
是也哀三年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  
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刺曠之直故令  
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  
叛是以與  
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

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

注刺欲救宋而後

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

左氏穀梁合作

鄆杜云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鄆城范云鄆鄭地鄆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鄆古或省作曾曾合篆文相近遂爲作合據古遺文曾作曾合作會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雒州水經注淮水篇漢水又東經鄆城北春秋襄元年書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鄆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鄆城一統志鄆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雒州東兩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注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轉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刺○止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王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肯諾夏卽蠻夷晉韓厥伐之魯必不救果卽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刺文也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疏**

唐石經公子王夫唐改匡謬正俗云楚公子王夫字子辛今之學者

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王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周當依木字讀爲王夫不宜穿擊改爲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王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王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

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問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据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木不据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据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難乎一

三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通時書

公羊義疏五十六

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論卒

注不書葬者諱伐喪

疏包氏慎言云六月無庚辰五月之九

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論古困反古今人表鄭成公論師古曰論音工頑反左傳作論按古今人表又有淪淪氏服虔曰淪音螺與昆同音古昆字作鄧故毛詩敝笱云其魚魴螺鄭箋云螺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魴爾雅云魴魚子孔穎達云魴螺字異蓋古字通用是螺本音古魂反故淪淪論巾諸字皆讀螺師古以螺有關音遂釋論爲工頑反今人讀論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息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肯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刺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

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棄夏曆楚與接同罪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

通義云晉宋將卑師眾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

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

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

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諡按諡法執心克莊曰齊毅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

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穆姜宣公夫人，通  
典引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  
當厭屈否？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  
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  
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  
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  
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  
至此。卽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冬公  
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  
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期，今父歿，祖母亡  
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為服。齊姜  
薨時，成公已歿，襄宜為之重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  
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歿，不服重者，殊涉通典為高曾祖母  
及祖母持重服，議後漢荆州牧劉表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  
為祖母三年，以為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為祖服。周父亡之  
後，為祖母不得踰祖也。晉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為之三  
年，已為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答  
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  
為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為已服周，此  
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  
不為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三年，特為  
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  
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母  
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  
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  
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  
適也宋崔凱云時人或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  
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齊衰三年自謂已父母  
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自謂已父母  
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奉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  
衰周爾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  
可踰夫既已乖矣成衆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  
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繆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表  
所作喪服後定髮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  
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  
已自受重於祖母服周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  
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  
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爲小功五月而已後  
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爲祖父小功今爲  
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  
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祭又云已自受  
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禮  
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

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輕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羊口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開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交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齊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

注以下成繫鄭

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

南二里水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丘上繫帶垣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峭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魏叔死焉卽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濮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岩岩孤上○注以下成繫鄭○卽下十年冬成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

據外城邑不書疏

注據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

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專據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取之也疏通義云取其邑而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故也

注据取牟婁疏

注据取牟婁○即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為中國諱也疏

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為為中國諱注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疏据莒

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于等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說解云正据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据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

未覺其與上視也 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

疏通義云晉霸白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

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責之言中國也舊疏

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据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

鄭還有伐喪之義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故云為中國諱也 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至之者

○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講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城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息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爲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卽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注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慎言

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已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檮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

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

疏鄂本與上長檇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注盟地者不

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  
○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  
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  
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檇今若又言至自長檇卽嫌似次  
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  
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  
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  
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  
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  
公比失意于晉者卽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  
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  
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  
也今此襄公如晉卽見與盟是得容盟  
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

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疏包氏慎言云己未月之二十五

曰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  
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卽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  
縣乃隋折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  
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  
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  
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威有會無盟此特  
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  
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趙盾齊侯  
西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  
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  
世子光亢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獨以不信辭屬光也  
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  
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  
云齊光亢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眾人畏之故卻日以待  
也非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鄆子言會盟疏至諸侯

○僖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團許是也後

○注鄆子至會盟○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會也注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

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

下盟子難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

止得言如會矣按下文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

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

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交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

之十四日也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

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據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

夫皆在盟故謂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

侯不與盟爲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

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說不復備賁遂與之盟共結和

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

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西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

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

○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

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道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

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嫁使者方抑鄭

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

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

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

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賈也起主爲袁僑

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

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

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

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快成二年及國任盟

于袁叟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島爲再言盟真服

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

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  
殺者正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  
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決襄二十七  
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  
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  
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  
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雖閉無事  
必再舉地首載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開有事乃再地于宋  
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繁臣文殺春秋之稱  
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  
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間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

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

弱夷得  
意明矣

冬晉荀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己酉三

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  
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

夫子益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遂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

左氏穀梁作嬖氏下定弋同杜云嬖祀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

用何注按嬖弋一聲之轉顯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嬖氏公羊作弋定嬖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嬖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嬖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爲弋按嬖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妻子

注定弋至妾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妣氏，妣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妣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妣，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郕由太妣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郕何事是郕？木夏後故史記及潛天五德志並以郕爲妣姓。襄公之母其郕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殺皆作妣氏，定十五年定，妣穀梁作弋氏，疏弋妣聲勢相同。國語杞郕由太妣夏木紀禹爲妣姓，其後分封用爾爲姓，有褒氏杞氏郕氏襄杞郕皆妣姓也。詩孟弋卽妣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郕世子巫之姊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妣二字，皆如己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妣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妣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卽薏苡，是已妣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妣公羊作弋，妣聲相近，由於於妣有以音詩美孟弋矣。弋卽妣，按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釋文已音紀，一音祀，祀音故，何氏以爲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非音紀之己，以妣同音，故何氏以爲莒女也。國語又以莒曹姓，又或以莒贏姓，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與，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齊，逆女是爲適夫人，則定，妣蓋二腹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爲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郈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

齊不書疏注同誤也郈本莊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

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恥之自

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

書之恆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

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

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遂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

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郈世子巫事非君

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疏注以不至如也○舊疏

俱也注以不殊郈世子俱言如也疏云鄭以不言及郈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突然則臧孫許與卻克聘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佛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故使魯帥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蓋舅而往與

出也注巫者節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

舅出疏舊疏云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

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

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郕女蓋卽世子巫之姊妹

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

子爲出釋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爲

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

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

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矣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

婚講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以肥之得備殮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

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

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平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同姓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郭引此傳語不別舅出何人如何義則前大夫皆莒女蓋其姪也世子坐前夫人所生也子欲立為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平為從母昆弟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於異姓而生之莒將也孔王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于晉齊人語疏疑至

人語○校勘記云闕監毛本疑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胡反加作疑不得音魚胡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疑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于晉也經義述闕云向訓殆為疑往疑于晉則為不辭故加徽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為疑不可訓為難也孔訓殆為危往危於晉則尤為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為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焉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為治治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為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傳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白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

理爲治訟或曰解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  
辨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  
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事地而  
訟理者也訝上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  
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獻申成其義蓋當  
時方言有此語往殆音猶言往讞于晉與義王氏治字義亦  
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  
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  
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皆可疑則闕而不取  
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公取之拙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  
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何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  
疑卽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也言使  
君子易爲其所疑惑也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  
訓爲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  
者殆非下達生篇作以念注者殆  
殆乎晉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  
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鄆後夫人  
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

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為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

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之子為外孫

所立者節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于莒之

文不合故注曲為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

孫節子愛後夫人而節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

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釋

傳文當作節女有為莒夫人者寫者上下有誤耳節女為莒

夫人則莒夫人之子節之外孫也節子舍世于莒而欲立其

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譌故其

說迂曲而難通解詰箋云傳文莒節二字互錯穀梁傳滅節

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節出也節子豈

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為會于戚卒不得反正知非莒裔立

者戚之會貶節人于吳人下而節子無娶文也傳兩言出姊  
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誤下滅節解詰同通義又云主書者罪  
節子也俞氏懋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子女有為節夫人者不言  
夫人有女還嫁莒也且古謂姊妹之子為出節外孫為出  
節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更為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  
姊妹之子為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  
得通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為節夫人而  
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

爲鄒子之後也傳不曰鄒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  
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  
本作善者善之鄒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  
紹熙本與鄒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鄒然則不能救滅  
而得善之者雖不  
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稱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

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界故不殊蓋起所恥疏左傳作善道占  
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稱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稱  
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  
言伊緩而言善稱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叢錄云伊緩乃  
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申史記云姓顛孫吳子名乘左氏  
云善夢皆雙聲字越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那那郡名郎  
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鄒魯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按善道之得  
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兖州記曰  
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都盱  
眙許慎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瞻遠故曰盱  
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兖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  
○注不殊至所恥○案露觀德云衛俱諸夏也善稱之會獨  
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

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界故不殊疑界  
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岐使魯衛先  
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戶  
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詰箋云何君約左  
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  
夏之明文董子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  
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魯衛  
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  
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  
以張義則刑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

晉踰年乃反又賦敏重恩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君至所致

施所致云鄆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

云仲孫蒧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

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

侯以下同盟于難澤下云成寅叔孫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類有二事停軍費重而致旱緣是

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

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蒧會齊崔杼以下次  
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蒧會晉荀偃以下于戚於  
皇清經解讀編 公羊義疏五十六

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  
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獨而言之見  
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  
微之恒賜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專祀謂之大雩不  
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  
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為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  
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雷殺飛禽上緣  
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旱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  
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  
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圍彭城  
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鄭虎  
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  
結二國內得鄭聘有坑陽動眾  
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  
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  
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  
蓋以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  
世子光吳人郈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止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

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吳鄙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

方以吳抑鄙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

鄙者經書皆人滅鄙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鄙文不見見惡必

以吳者夷狄尙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鄙也等不使鄙稱國者

鄙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鄙人

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鄙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

不嫌進吳者後會于粗仍殊之自明矣鄙教于會者刺晉將

李莒鄙之難卒弗能正也按刺晉之文不見鄙抑吳下當仍

何注爲長帥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

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

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鄙在吳下

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鄙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

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按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

闕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

年莒人滅鄙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

後苕人當滅也。是文爲惡苕也。上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卽文也。○注見惡至卽也。○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卽此義。○注等不至同文。○解卽不等。吳稱國義也。范注云卽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卽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 公至自會

###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据下救陳言諸侯

疏。注据下至諸侯。○卽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離

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

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忘前後至故不序以刺

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也。○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

分散前後杏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  
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卽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  
其被強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成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  
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  
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  
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伐陳是  
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  
刺中國無信。隱鐵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

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

若城楚丘辟魯獨成之成例時疏。下十年成鄭虎牢傳云孰

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巫

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

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

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成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

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

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成陳亦作魯

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成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

楚丘辟魯獨成之。○注成例時。○正以此備書冬成陳及下

十年書冬成  
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

光救陳疏

穀梁同無襲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脫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鄙之會吾子聞崔

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隍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

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鄆陳侯

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爲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注始卒更名曰書葬者新

未忍便略也

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鄆木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

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遺篠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曰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

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僖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莊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瑱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

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漏按弱弱通周貢弱水說文木部作弱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

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

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

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郕

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郕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

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

滅疏

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公羊義疏五十六

七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節取乎宮之以之  
爲同居曰宮人滅節按繁露宮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  
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  
之爲主後矣故此節取宮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  
二十九云後漢吳裔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  
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取異  
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  
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  
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  
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  
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  
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  
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總麻  
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  
於異姓今世行之甚眾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  
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堯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氏子奉  
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  
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上良史書過豈不  
痛心愧不從又秦秀傳充堯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節節養外孫宮公子爲後春秋  
書莒人滅節節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實莒魯節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郇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郇也己姓之子  
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宮不謂之滅得乎穀梁傳曰家  
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郇  
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蕭仲舒曰諸侯父子  
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  
皆在可以然之滅也至於郇取後于莒以之爲同居曰莒  
人滅郇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弼龍城札記云莒人  
滅郇郇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渚  
云郇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郇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  
例書郇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弼案莒人  
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意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  
於王者與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  
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責錘之將亡國之大夫一  
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  
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嗣於毛  
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郇類與子則曰不類郇人無後故以莒  
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  
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郇也爲之子者也不  
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禍而有所後之祖殆  
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郇類也徐氏乾學  
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郇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郇未嘗無後  
也公羊傳明言郇世子巫是郇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郇更娶

後夫人子莒而無子有女還于莒為夫人生公子節子愛後  
 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節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  
 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節世子巫而左氏謂之  
 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為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眾著之適  
 長而昭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為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  
 三傳注疏略有其罪實浮於賈克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  
 公殺之辭推之其罪實浮於賈克輩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  
 無後者為之置後今節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為後何為  
 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  
 子與異姓人為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  
 後者耳若節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  
 之說不識春秋抑節吳下之義故如彼解○注不月至兵滅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莒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  
 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即知僖二年晉滅下陽  
 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秋楚人滅夔何氏  
 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倍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  
 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  
 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足略之故也其衛侯燹  
 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茂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按  
 氣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船非滅也立  
 異姓以苾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

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奉使於國衰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

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萊子城元和郡

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日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為不言萊君出奔

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即

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

歸從可知也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既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

國為重

疏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

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

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保遜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  
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  
下孟子告滕文公曰繫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注土  
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  
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  
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爲辯  
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忠謂見圍人故詩大明正  
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  
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  
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道  
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  
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人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  
不得其地則政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  
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  
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  
逃不可以公劉大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  
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祀卽斬徒爲寓公全

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  
爲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太壬事  
不過廣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史向  
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  
王興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爲重○孟子盡心下民爲  
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故以滅國爲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  
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  
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讀不死位也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終

耶文孫同康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

十二年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

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

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蠨注

先是邾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

宿如衛煩擾之應疏

注先是最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

木芻薪牢饋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  
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鄭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慎言云  
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  
二日前有閏則此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鄆疏

釋文鄭字林九吹反說文自部踰鄭  
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踰

鄭伯髡原如會疏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

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  
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  
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  
本是後人据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蓋据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

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鄭按說文無鄭字古祇借用操字後  
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

反廬云古臬與參往往易混  
此音七甫必本有作參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

杜云鄭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爲鄭地路史國名紀

引盟會圖疏云鄭侯國在慈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

何以地

注據陳侯鮑卒不地

疏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

也彼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愆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

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

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隱之也何隱爾

卒其封內不地

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見隱者內常地

弑也

疏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常地

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

孰弑之其大夫弑之疏左傳云子駟

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弑之其大夫弑之疏使賊夜弑僖

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

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據鄭

家云子駟使厨人藥殺釐公曷爲不言其大夫弑之注據鄭

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書疏注據鄭至夷書爲中國諱也疏繁

見弑故深隱之也曷爲爲中國諱注據歸生弑君不爲中國諱疏據

歸至國諱○仍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本上據以難

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

此傳作卽伐我喪○注據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

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論卒以中國爲冬卽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彊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能救○卽上楚公子貞帥師圍

陳不見諸侯於是弑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救文是也

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說苑尊賢云鄭伯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

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據陳侯如會不

名疏注據陳至不名○卽僖二十八年公傷而反未至乎舍會晉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而卒也

**注**

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

諸侯尙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

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

辜者辜內當以殺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

**疏**

殺梁傳禮

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異也○注

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

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

進而辭急明是尙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開既緩即不得須

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此誤按紹

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殺

梁傳未見諸侯其日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爲注辭舊疏云

此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解若其迴還至舍便絕未

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

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疾病保辜詬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

其狀輕重令段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

臣表云昌武侯畢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

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

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

罪是也服於口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  
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鬪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  
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鬪訟篇諸保  
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  
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  
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  
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  
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  
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据以雖舊疏云其弑君論之  
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  
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  
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  
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  
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  
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  
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  
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  
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  
曲資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卽何  
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被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  
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祗實命  
下臨率土而有狡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

而必誅卽同真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殿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關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未

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

見弑救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舊疏云上陳侯如

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

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

同誤也鄭本闕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

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殺

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

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

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言卒使

若正卒然是也是卽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卽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

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

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

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刺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注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成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郕穀梁傳曰以其言諸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逵三都賦注詩苕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鄭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

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

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鄭之會不致疑公未返國遂自役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隱十一年春秋君弑賊不討不爲中國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据難之

諱也

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

故不足也疏

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

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

也蔡侯賸鄭伯論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弑也子驪未

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弑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

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

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

○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例今鄭爲大國不月故如

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非

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疏

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

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

按古燮濕

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注据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

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

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札取一人故言獲起

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疏穀梁傳

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

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

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

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卽是易之

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

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

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

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

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欲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

齊人取于糺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糺鄆本同閹監毛本糺

作糾按紹熙本亦作糺○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

何候閹監毛本作候伺注及釋文同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取

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變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

夏鬻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

衛意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今蔡公子變不明伺候致令見獲  
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取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責軍  
之將又禮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疏穀梁傳見曆之

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

之應疏

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

下于鄭是也如晉者即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即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

氏盛葢劉敞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

釋文二傳作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疏

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

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瘳也非火災也

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

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

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迨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皆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廷集之處說文廷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述述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蒲錄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蒲校是按禮校本

亦作大舊疏云木實是火而謂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

宮衆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

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

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

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內不言火者甚之

義不強豈似西宮爲小寢內室乎是也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

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

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

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爲長亦先正已後正人之義論

語所謂躬自厚而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

薄責於人是也何以書記災也疏宋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

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

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輦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

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

其職晉侯問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

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是故味爲鶉火心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既敗之孽必始於火是以知  
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  
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  
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  
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  
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  
孫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同其古故先知火災賢君  
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謹告故不可必也經義  
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左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氏舊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竇之

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

用之應疏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  
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  
備載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邈  
說云春秋王魯以厲公爲後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  
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上者後故志之穀梁傳  
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  
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  
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  
秋之書凡子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

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與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興故爲先聖法度遠不用之應

###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

同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

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

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  
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  
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  
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  
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  
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校勘記

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  
相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  
流逕偃陽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沫謂之柤口城此  
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地當之其說更非  
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晉宋諸  
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湖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  
城國傅陽有柤水卽此柤也前志楚國傅陽故偃陽國是柤  
卽近偃陽之地既會于相卽滅偃陽耳偃陽故城今在嶧縣  
南相卽嶧縣湖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  
渣口城卽今湖河入承水之湖口又在汪氏克寬曰偃陽國及

相地皆在浦縣蓋地相接云水經注沫水篇沫水故瀆自下  
嚳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中祖水出於楚之祖  
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祖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  
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故城東  
北郡國志曰偃陽有祖水祖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沫謂之  
祖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鄧縣故城南春秋  
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鄆今其地鄆聚是也王莽  
之鄆治矣按古文祖作鄆應劭讀作嗟漢地志沛郡鄆縣注  
鄆水作鄆也釋例云祖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相水  
溝魯國薛縣西南有相亭譙國鄆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  
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  
離亭西北縣北有相亭去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  
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沫水又東南歷祖口城中祖水出於  
楚之祖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偃陽國  
也按釋例或曰卽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  
狄也祖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  
同彼爲殊吳此爲內  
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

經作偃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偃  
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偃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  
公羊義疏五十七

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  
 穀梁作傳陽按此釋文音福福傳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  
 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  
 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  
 尹宙碑云位不履德是也傳古本敷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  
 志下楚國傳陽故信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信音福左氏所  
 云信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破彭城傅陽注  
 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信陽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傳陽續  
 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相水注左傳襄十年滅福陽杜  
 預曰卽此縣也水經注沐水篇引作福陽又作傳陽左傳校  
 勘記徐仙民音甫曰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福陽子  
 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卽信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福並  
 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傳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  
 東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沐水  
 篇相水逕信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信陽國也春秋襄十  
 年會于相晉荀偃士句請伐信陽滅之信陽妘姓也漢以爲  
 縣方輿紀要信陽城在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內有相  
 水渣口戍在縣東南相水同音側加反蓋卽今之渣口

公至白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爲不仁

開道疆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

**疏**注滅日至

錄之○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強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爲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嗣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悼罔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晉云鄂木晉作致此誤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爲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木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爲內諱卽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疏釋文斐左氏作駢上九年左傳公子駢杜注子駢詩秦風小戎駢駢是駢箋云駢兩駢也正義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馬謂之駢故云中中服駢兩駢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駢字子駢是有駢乃成駢也古

名字必相配駢為正字斐其段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

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為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弑君

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

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舊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

與盜同文也蓋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弑蔡侯申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

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

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弑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止不常厥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實盜同文故也通義云斐弑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代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八年楚代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斐同謀蓋亦與闞乎弑者也前弑君未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矣至

### 成鄭虎牢

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爲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

言我也注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維然同心安附

之疏舊疏云五年成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

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

也五年成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維然

無信此爲刺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諸侯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鄭注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

杞疏注据莒至于杞○卽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

其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

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

反故正之云爾疏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

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仍宜繫鄭以見義

故此解之也殺梁傳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

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

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

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

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  
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  
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  
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  
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

異方据上卿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

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爲州牧但合二軍

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

讓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

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

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

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七

十一



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日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即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陳氏傅良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

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

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

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小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譏何譏爾古者上卿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

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  
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讓之言軍  
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  
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  
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  
軍族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  
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  
士廣森謂古者言魯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魯強  
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  
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  
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  
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  
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凡四  
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  
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  
大爵士功德小者受小爵士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  
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  
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  
士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

國四年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  
凌先生屬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  
稅入于王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  
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賂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  
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方里八  
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  
六人次五人多寡相稱率百畝而三百里而二千四百方  
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爲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  
口方百里爲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  
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圃葵園臺沼椽采得良田  
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  
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爲大口軍三此公侯  
也天子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  
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  
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口爲京口軍九三  
京口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  
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爲  
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  
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  
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  
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  
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爲州方伯錫斧鉞置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  
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  
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  
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土卿位比  
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  
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  
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  
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  
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  
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土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  
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  
人土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  
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  
露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  
之卿卽此之上卿彼之大夫卽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  
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尙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  
古者爲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  
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  
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  
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  
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  
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爲小司馬兼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  
堂位疏亦云魯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  
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  
與董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  
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  
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鄭  
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  
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說不能盡一也○注襄公至譏  
之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尊公室休以爲  
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  
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  
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評曰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  
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  
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  
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  
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  
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  
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  
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魯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木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合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日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一卿耳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耳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

不免牲爾不怨慰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卽成十年

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下慰故不免牲不但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卽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慰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

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蔡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寫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壬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象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違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

疏杜云蕭魚鄭地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五十七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

**疏**注据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

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

也與前經異故難之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

其會起得鄭為重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

被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

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為重○舊疏云卽上九年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

二也冬戊戌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

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

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

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

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

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

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

國喜之故以會致亦

得鄭為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

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十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

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

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衍蓋誤字穀梁傳日行人者寧

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

為楚救鄭疏注為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

似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

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闕本同

監毛本三課正穀梁台作郚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釋文郚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郚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即有

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郚正宇台假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

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郚左氏皆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公羊義疏五十七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

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

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

卒爲鄭所背中國以弱變則以強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

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

之疏孔氏音義嘉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

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

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

我北鄙圍洸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

取至信也舊疏云凡外取魯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

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

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愛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

宣元年齊人取濟西川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略齊

也曷爲略齊爲弒子赤之略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

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

蕭魚同會曾不踰時營即犯魯晉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

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鄂木強作疆前九年書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卽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  
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又背中國卽楚然上  
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卽上十一年  
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  
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  
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  
犯謂此也舊疏云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  
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  
十七年圍洸圍防不書月故也去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  
年春莒卽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  
年圍成亦不月也

###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

人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爲遂

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

運作鄆穀梁台作郟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

居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

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  
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  
取以起之是運爲內邑常叛者蓋爲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  
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

年公欲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  
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郕不受命而入  
郕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  
滕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  
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人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人知亦  
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舊疏云下注云季  
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  
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人以起其事  
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申釋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

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郕而自益其邑疏舊疏云大夫無遂事

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  
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  
內兵書則不以運爲莒邑矣○注時公至其邑○校勘記云  
鄂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  
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  
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郕  
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爲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

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

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

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

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

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

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

傳言壽夢欲使學者却之也于謂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曉

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發韻借兩字爲一言孫炎

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虔壽夢發聲吳蠻

夷言多發聲數語其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

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

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

爲一言猶今之三個聲四合聲吳爲勾吳謂爲諸樊皆其徵

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

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

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韎  
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  
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強相

讀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  
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者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  
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  
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夢乘同聲今  
據甯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舊疏云宣十八年楚子  
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又云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  
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霍成十  
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問  
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至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  
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  
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顧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  
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舊疏云吳子乘不慕諸夏會大晚理  
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吳子使札來聘傳吳  
無若無大夫此何以有若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諫  
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若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  
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  
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者必使臣許人于者必使子也。注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  
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  
知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  
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蓋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

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味也與季子同母者四

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謂曰今若是走

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請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

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

也死夷味也立夷味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

也餘者長庶也卽之是其迭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

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皆至於楚○舊疏云

言皆不日者卽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

謁伐楚門于巢卒卽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味卒之屬故

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

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之屬皆善日故

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邇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邇

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

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

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強也最驟故亡

也忽焉秦強於內治敗散之後不勤遠略故與焉勃焉楚之

長駕遠馭強於秦而其內治亦強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覆

秦者楚聖人以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義所以財

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按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

夷也先後輕重見焉其  
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